

## 中国神学建设(二)：《中庸》的慎独心术

中国人读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，绝不可以西方基督教的尸体文学的虚幻思想去读<sup>1</sup>。人不是以吃文字来获得人需要的生命能量，人身体细胞也不是靠吃菜单文字维生。圣经《创世记》一开始就警告：使人能知道善恶的不是任何外在东西，而是生命之源的能量，是天道，人先要接收它到人之内，才具备所需的生命物质基础，去辨认善恶。中国哲学系的同学，如果在第一堂里，并没有被在心里深深印上这生死攸关的心法，恐怕他们的学位只是尸体文学学位，是尸体文学教授颁发的。见一代又一代的有为年青人，有志追求天道的年青人，最后被尸体化，去西化的神学系和哲学系去追逐和崇拜尸体文学大师的思想，真是可惜可哀啊！

《中庸》跟《创世记》一样，一开始就奠定生命科学的基础。如果《创世记》的作者知道在人类历史里，无数的人奉圣经的神之名去行大屠杀、种族清洗、奸淫掳掠，他必然会把百份之九十九《创世记》的内容删去，余下跟《中庸》大致一样长短的篇幅就够了，结尾再加注一句：在人良知中的话语才是神的话语，本文只把人带回他良知中的神而已。又真是可惜可哀啊！现在把百份之九十九点九的圣经删去，编为《圣经文学》，余下的就是《圣经心术》，即是心本-心术-心境的生命科学，人人可以明白，日日可以实践，相信会大大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。同样的原因，当年编制圣经的希腊教父如果能预知人类历史，一定会这样做。现今吃文字的尸体神学家、主教和牧师必然反对，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。

《中庸》的“慎独”功夫，就是把人带回他良知中的神，但吃文字的人总是说，“慎独”是指人在独处的时候要谨慎，不可在无人见到的时候做坏事。尸体文学之所以被崇拜，就是读完之后，会另人有飘飘然的、被美德文字鼓励的感觉。在《创世记》的亚当和夏娃吃能知善恶树的果实时，就是在这感觉下。明明上文下理都不容许这样的解读，吃文字的人就偏偏想以吃美德文字来得飘飘然的感觉，所以把飘飘然的意思硬投射进去。

《中庸》一开首说：「天命之谓性；率性之谓道；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

---

<sup>1</sup> 見天人會《中国神学建设(一)：生命科学对决尸体文学》

显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」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，说的是心本。人被天赋予了可知天命的性质，人所以是天命的载体，而载体的生命物质基础，必然是属天的，是人可盛载“道”的物质原因。

天命是生命物质，物质的外显性质是“道”。“天”和“道”只是同一生命之源的两方面的表达。作者曾在内心感受到外来的、有生命的道理，不是冷的道理，是使人喜悦甚至热血沸腾的热道理，这是他的记忆，他要把记忆中的既外来又内存的实体说出来，他用了“道”一字。虽然他没有用“敬拜”两字，但必有“敬拜”这文字符号背后的感觉。这感觉就是人的生命，失去了，人就开始变成尸体。这“敬拜”的对象不是在尸体文学里的一个名叫“耶稣”的金发白人，也不是用想象去酝酿出来的虚幻。“修道之谓教”说人有使自己与率性之道相融合的生理机能，作者就从这生理机能一点，进到心术的运作上。

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”是把心本和心术连结。道是人生命能量的源头，是人作为天命载体能够盛载的。所以神或道是什么？生命科学的答案是：神就是在人之内而不会离开人的那个，不在人之内而会离开人的就不是神。就是这么直接、这么简单。你到西方名牌大学读多少个神学博士学位、读尽足以填海的尸体神学书，也不会把你带到以道为基础的良知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”。

“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”是以心本为本的心术，但只是热身功夫，仍未是心术功夫本身。这些话的作用在于带人突破一个普遍的盲点，就是以为可目见可耳闻的，才是真实存在的。事实是人可以接收到不可目见不可耳闻的“隐”和“微”，而更是可以清晰地呈现在人之内，这就是良知。只要人志一转，摆脱这盲点，就会立即在心里产生如物理学上的共鸣现象，更大地接收生命能量，渐渐地体悟到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”；反过来，体悟多了“神就是在人之内而不会离开人的那个，不在人之内而也会离开人的就不是神”，又会加强志的力量，更深度体悟了“天命之谓性；率性之谓道”。志摆脱了盲点，然后经常保持绝对清醒，不跌入以为自己是单独存在的个体、以为吃饭吃文子就足够的虚幻生命里，就是以心本为基础的“慎独”心术功夫。

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”是心的境界。前者的“中”，传统的理解是不偏不倚，是错的，既然“未发”，即未存在，何来有可被评价为不偏不倚的喜怒哀乐主体？它的意思是无执着的自由意志，不论以往喜怒哀乐是如何发，人总还有自由去选择新的发的方向，生命每一刻都是新的生命。后者的“中节”，意思是既有“中”的自由又是合乎天道的“节”，如孔子说他人生最后的心境是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是天人合德的“和”。

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”是说天下人都有自由意志去过每一刻被天赋予的新生命，而天人合德也是天下人可到达的境界。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从上文下理看，意即如果天下人都行“慎独”的心术功夫，“中和”则是天下人的共同心境，天下就有天道的秩序，万物欣欣向荣。

中国天人合一的生命科学，如果沦落为以西方“哲学”义的所谓“中国哲学”，就会使人看不出《中庸》作者所表达的心本-心术-心境的生命结构，就会把关键的“故君子慎其独也”作致命的误解，而其原因就是习惯性地把生命科学文学化。文学里的心境文字，是文学作者和读者的食物，他们就只知在文字里找食物，变成吃文字的人，这些人特别对“思想”有兴趣，你叫他们肚子饿就去吃饭，他们会说你这个“思想”是对的，是会带来饱肚的“思想”！

生命科学的着力点，不在心境，而在心术，因为心术是现实生活中志的运作，不是阅读文学小说以进入虚拟世界的活动，即使阅读后有短暂的励志功效，也是无根的，敌不过现实的人欲物欲的冲击；再者，心境只是心术的结果，不能本末倒置，所以着力点是心术，就等如减肥的着力点在运动和节食，减肥只是人运动和节食后的结果。肥胖的文学作者和读者，又会说他们同意这思想，即使你的话明明是人体生理机能的规律，思想同意过后，又继续吃！在生命科学的教育上，心境的文字总是必需的，修道者把它转化，作为心术中志的热身就可以。中国哲学系毕业的同学，如果练不出有过人的心术，就是枉读圣贤书了。

再读多一段紧接下来的：「仲尼曰：“君子中庸；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。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」从事生命科学文学化的“中国哲学家”，因为饿着要从文字里找心境文字作食物，就会把心术的文字硬变成心境文字来吃，以解现实生活中的痛苦。他们会把“中庸”读为孔子教人行事不可走极端路线，要保

持他们发明的“中庸之道”！“中庸”其实说的是心术，是慎独功夫的补充，单说“天就是在人之内不会离开人的那个，不在人之内而会离开人的就不是天”是不足够的，合一需要人的心保持绝对自由，这是“中”；是绝对谦虚的自由，这是“庸”。使徒保罗即使成为使徒后，也曾在“庸”的心术失败过。<sup>2</sup>

“中庸”是接收生命能量最佳的状态，是真正的内心对天的敬重拜服，不是分离的抽象敬拜，是合一的敬拜。师徒一齐在人生战场作战，是这体现的其中一种。“君子追求中庸，小人无忌惮地反中庸”，其中一种小人是把生命科学无忌惮地文学化的“中国哲学家”，吃心境文字的一派，如新约圣经的法利赛人，是把心境文字当为使人知善恶的果子，吃了就知善恶。

天人会

2025年1月24日

---

<sup>2</sup> 見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七節。